

# 联合国 大会



PROVISIONAL

A/33/PV.37  
17 October 1978

CHINESE



大会

第三十三届会议

第三十七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八年十月十七日星期二下午三时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

利埃瓦诺先生

(哥伦比亚)

- 一 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按照大会第 32/174 号决议设立的委员会的报告  
(项目 58(a)) (续前)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 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 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  
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A-3550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八年十月十八日分发的，提出更正的时间是一九七八年十月  
二十三日。

请各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限制。

78-72617/A

下午三时三十分会议开始

议程项目 58(a) (续前)

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按照大会第 32/174 号决议设立的委员会的报告 (A/33/34 和第一部分的 Corr. 1)

主席：我想在请第一位发言者发言前提醒各位代表，请求参加关于项目 58(a) 的辩论的发言名单，将于今日下午五时截止。

米尔斯先生 (牙买加)：牙买加代表团认为，按照大会一项决定设立的委员会，负责办理全面进行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工作，它的工作应由大会一个全体会议进行讨论是完全适当的，因为我们在这些问题上确实已到达了紧要关头，必须由本组织来处理，以确保差不多一年前作出的决定得到加强，并使关于世界性结构改变的讨论和谈判所必须的政治性动力能够乐观。

这项讨论开始时，我们听取了委员会主席涉及全面问题的发言，我国代表团愿意再次向他致崇高的敬意，感谢他以整个国际社会的名义所展开的工作。七十七国集团主席——突尼斯大使已经清清楚楚地扼要说明了该集团的立场，我国代表团完全赞同。我国代表团曾经有机会好几次就全体委员会的性质和工作发言，并对缺乏进展表示深感失望和灰心。我们同许多代表团一道，参加了解决阻碍该机构展开工作的障碍的努力。我们理解到，关于该委员会的职务问题现在很可能达成协议，这项协议是期待已久的。我们恳切期望它成为事实。因此，最重要的是，大会审查关于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讨论和谈判的现况，并设法确保关于职务和程序方面的共同意见具有实际的切实意义；如果它只是形式上的协议，并不是讨论和谈判新阶段的标志的话，是不值得高兴的。因此，必须所有有关各方首次同意严肃地面对实质问题、积极参与讨论和谈判以及达成实际的面对行动的结论，这种阶段

(牙买加)

才值得高兴。同时，这项协议必须使委员会能够对国际系统中负责处理具体问题的各种机构的工作发生积极影响和实际予以促进。

我要对秘书长和秘书处的工作人员致敬，他们极力设法协助我们达成协议。

尽管我国代表团同许多别国的代表团一样，对于屡次阻碍委员会工作进展的行动深表失望和不快，但是，我必须指出，我们并没有感到非常诧异。我们确认到，人们对于委员会的任务的某些方面不能有真正的歧见，因而在我们的工作进行中必须加以澄清。然而，十分清楚的是，若干国家不愿意参加国际社会多年来面对的问题和建议的实质谈判，才是造成困难的根沅。

圭亚那代表发言时强调说，鉴于当前的对话仍然无法产生实质结果，我们应当审查第六届特别会议的决定所隐含的假设是否合理：该项假定是，国际社会能够通过联合国系统，以合理的方式就国际经济制度协商出一个根本的结构上的改变。我曾经表示，我认为只要若干工业化国家仍然反对有必要对国际经济制度作这种结构上的改变，那末无论我们什么时候就所有这些提议进行谈判，大概都会遭遇失败和挫折。同时，我一向认为，如果大家异口同声地空谈，给人一种印象，以为这个基本前提已真有被接受的希望，挫折和失望就会更大。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这种空谈的现象，尤其是去年。由于缺乏实质结果，就必然产生了失望。

基于这些考虑，我国代表团一年前就说，巴黎会议是必然要失败的，因为不管主张举行会议有什么好处会议的经过是从无根据的假定达到了不可避免的结论。

如果我们现在要迈向举行积极商讨和谈判的新阶段，就必须把握过去四年来的事态发展的实际意义。有些人在这些辩论上发言时，很想弄清楚这个问题。但是，显而易见，有些人对发展中国家在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上提出的提案很感忿怒，也有些人视为毫无意义或很不切实际。人们显然没有认识到许多国家要求建立新

(牙买加)

的国际经济关系的深远政治意义；这些国家过去大都受过殖民主义的摧残，建立新的国际经济关系，将可保证它们获得在平等基础上参与的机会。这项要求是非殖民化进程和有关各国实现政治独立的必然和合理的结果。

不管人们对第六届特别会议所产生的建议的特别形式提出什么疑问，它的基本政治理论的正确性是无可怀疑的，其所定目标的实现是不可避免的。这个问题不会忽然消逝。无论我们现在和未来如何失望，无论我们遇到什么挫折，我国代表团仍然深信，要求这种改变的人会日益增加，同时，不但发展中国家认为合理，整个国际社会都会认为合理。

从过去一年来获取的经验，尤其是有关全体委员会和现在我们希望已经达成的关于该委员会的职权的协议，只有一种可能的解释，就是说现在大家决心就新的国际经济秩序问题积极进行商讨和谈判，以求确保能够达成协议，并采取履行协议的行动。我们在这种过程中会遭遇许多困难，但是，如果这些困难是发生在积极谈判的实际情况下，那末我们相信是可以达成实质的进展的。这就是说，我们四年来慢吞吞地虚应故事的作法可以终止了。

尽管委员会的工作没有进展，但是，我国代表团认为，我们获益不少。委员会的成立，代表联合国系统的制度结构上一项重大进步，也是使联合国系统能够对国际经济合作作出有效贡献的一种方法。我们发现，由于委员会所负的重责，各国政府必须急切地特别注意它的工作，并且筹划本身的进程和进行内部讨论，以求促进委员会和联合国系统中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有关的其他机构的工作。

但是，我国代表团中大多数人认为，我们发现使社会大众更注意我们关切的各项问题的必要。作到了这一点就会使各国政府感到负有特别责任，必须少提各种借口，例如说它们的选民或议员不赞成采取行动，因此无法展开行动之类，反之，必须多方启发和影响人民，使他们进一步了解世界经济合作的实际状况。

(牙买加)

如果我们关于全体委员会职权的讨论能够取得圆满的协议，我们就必须作出努力，好好利用委员会，适当运用我们开会以来所获的经验。同时，我们有权从委员会未来会议的情况，来判断所有国家，特别是工业化国家现在是否愿意共同致力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

奈克先生（巴基斯坦）：主席先生，我能够以巴基斯坦常驻代表的名义，在你担任主席期间，就发展合作问题第一次发言，实在非常荣幸。

巴基斯坦代表团坚决主张通过对话和合作，促成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建立。因此，我们十分赞成七十七国集团主席突尼斯代表的发言：希望发展中国家保持忍耐，通过劝说的办法达成其正义目标。同时，巴基斯坦代表团要谢谢杰扎伊先生——全体委员会主席和阿尔及利亚代表——对委员会工作所作的回顾。

无可讳言，今天国际经济合作现在正处于低潮。较富裕的国家忙于应付经济成长的下降。日益加剧的通货膨胀和失业问题。穷国的前景十分黯淡。发达国家执行的限制性经济政策要负部分责任。第六届特别会议号召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所引起的希望和憧憬都落空了。发达国家并未把在第六届和第七届特别会议上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的决定和建议变为政策性行动。正好相反，它们采取的政策有日益走上消极方面的趋势。

南北对话现在已陷入僵局。去年发生的事态包括巴黎会议的失败，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第二期会议未达成协议，共同基金谈判中断，向发展中国家转让以实值计算的资沅的下降，发展中国家在多边贸易谈判的实质贸易谈判中几乎完全受到漠视，发达国家采取加强的保护主义贸易政策主要目的在于对付发展中国家的输出，加上国际货币改革、世界工业能力的重新部署和技术转让都陷入了僵局。

尽管历经挫折，发展中国家仍然通过全体委员会力求与工业化国家维持对话。可惜得很，基于各种众所周知的原因，全体委员会没有能履行大会第32/174号

(巴基斯坦)

决议托付的任何职责。在全体委员会对它的职权范围力求达成协议的同时，实质工作也就无法推进。

现在不是争辩的时候，这里也不是争辩的地点，但是，必须明确指出，全体委员会毫无结果，纯粹是因为发达国家缺乏政治决心，就有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关系的基本问题展开认真和积极的谈判。

现在最好是眼看将来，不要回顾过去；最好不要把南北对话看成实力的试验，而是看成团结力的试验。因此，我国代表团本身不接受某些人的说话，认为发达国家觉得已经没有同发展中国家谈判建立新的经济秩序的必要。

僵局的继续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无好处。如果当前的趋势延续下去，世界经济有从现在的呆滞状况陷入可怕的大萧条的危险。结果对发达国家的影响将较发展中国家更为严重。国际经济合作，更具体地说，刺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需求和消费，是短期内使世界经济复苏的主要先决条件，长远地来说，也是促使世界经济趋向稳定和继续增长的先决条件。我们相信，发达国家里承认这是唯一可以解决治疗当前经济病态的办法的人已经一天多似一天。

制订全体委员会的职权范围一事之陷于僵局，反映南北关系无法开展。就是为了这项原因，巴基斯坦代表团团长十月四日在大会的发言中，简单地说明了我们希望就这个问题求取合理的折衷办法的意愿。现在双方已就这个问题消除了分歧，因而可以使对话集中讨论实质性问题，我们感到很高兴。

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些实质性问题是什么。从短期的角度来说，必须致力执行贸易和发展理事会关于追溯调整贫穷国家债务的协议，在未来两年内增加官方发展援助一倍，将大批资沅转让给发展中国家，改变发达国家执行的保护主义措施，制订一项世界性贸易补偿计划，并举行另一回合的贸易谈判，专门商讨发展中国家的问題。从中期的角度来说，必须着意推动世界货币制度和世界工业生产型态的结

(巴基斯坦)

构改变。长期地说，发展合作必须引致有计划的和公平的世界性经济成长和发展的新概念的诞生。

我们相信，在未来十八个月内，将会深入地辩论这些问题。予料共同基金的谈判会议将会提早召开，不会拖迟。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五届会议将于明年举行。拟订新的国际发展战略的工作将于一九七九年开始。科学和技术会议也要在同一阶段内举办。所有这些审议工作，将于一九八〇年大会关于经济合作问题特别会议举行时达到最高潮。

我认为在这里的所有代表们，都应当抱积极的态度，充分参与这些谈判。必须重申的是，国际社会只有在公平的基础上展开合作才能生存。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利益并非互相排斥，而是大同小异的。因此，应当按照这种共同的利益，拟订实际的合作方案和措施，以求在全世界建立公平的经济制度，为各国人民带来繁荣的日子。我们希望，这次辩论所表现的恢复对话的愿望，是反映朝着促进发展的实际世界性经济合作的道路迈出了第一步。

科马蒂纳先生（南斯拉夫）：主席先生，南斯拉夫的联邦外交部长在一般性辩论发言时曾经祝贺你当选大会主席。但是，我本人愿意再向你道贺，并向你保证，南斯拉夫代表团在你执行职责时一定充分合作。

我无意讨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谈判的当前状况，也无意讨论妨碍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委员会展开正常职务的原因和理由，因为这些问题都是众所周知的。我国代表团已经在第二委员会举行辩论时说明了这些问题，并指出了这种情况的责任所在。但是，我愿意再次重申，障碍的症结并非由于对委员会的任务和工作方法的不同解释所致，也不是由于联合国和整个国际社会的无能所引起。真正的原因隐藏在幕后，这就是缺乏执行改革现有国际经济关系的意愿，缺乏承认此种改革是消除世界经济危机的唯一道路的意愿。同时，另一项症结是对大会承担查明和解

(南斯拉夫)

决累积的问题的复什工作缺乏信心。 毕竟，问题所在是它们拒绝接受世界的逐步演进，此种演进必须以国际关系大幅度民主化为条件，从而使国际政治和经济关系新制度的建立成为绝对必要。

参加一般性辩论的大多数代表团，都表示有克服困难的意愿和决心。 关于这个问题，南斯拉夫联邦外交部长也强调过，必须在本届会议创造有利于委员会按照其职权范围发挥正常机能的条件。

各方进行非正式接触和协商时，也重申了这种愿望。 我们认为，关于如何解释委员会的职权的争议问题，将会获得圆满解决。 我们相信，各方抱有克服目前各种困难的真诚愿望。 但是，假如委员会明年不能继续工作，不能确实促进关于最重大问题的谈判的话，那么，我们能以这种方式来解决的歧见就显得并非十分重要了。 现在还来得及作出急切的决定，采取坚定的措施，因而仍然可以向一九八〇年的特别大会作出积极贡献，以恢复进行谈判的信心，并使大会特别会议能够对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作出真正贡献。

无可怀疑地，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间的谈判已白费了一年时间。 因此，我们应当负起责任，采取行动，克服这些困难，以免明年再蹈覆辙。

尽管各方对委员会的作用和职权产生了歧见和误解，但是，不应因此就扰乱我们对国际经济关系的实际问题的注意。 鉴于这些问题的性质和范围以及无法解决时所引生的后果，今天必须寻求新办法、不同的结构和可以解决这些问题的适当纲领。

无可怀疑地，这些问题只有在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只有这样才能提供适当的条件，使发展中国家能够更为迅速地发展，并使以平等为基础的国际经济合作得以展开。

我们不应存有太多幻想，以为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这么重大的问题，可以通过暂时的、局部的和缓和的措施来解决。 主张采取这种方法的人应当了解，这样做不能解决问题，只能让问题拖下去，并且日益严重和恶化。



(南斯拉夫)

关于这一点，我愿意提请各位注意，现在有人以站不住脚的理由和各种花样的借口，拖延时日，使各种问题无法解决，这种趋势日益严重。其中有一种趋势是将谈判降为简单的、一般的意见交流，不作任何承担和展望，好象我们只是第一次处理这些问题。另一方面，有人认为必须注意详细查明这些问题，好象还没有从不同层面研究清楚，没有在议程里摆上数十年似的。第三种情形是，集中讨论作成决策的方法，昨天达成的协议，今天又忽然反悔，并且把协调意见的方法与通过意见的方法混为一谈，好象从来没有过议事惯例或规则一样。第四种情形是，以必须避免双重谈判为借口，尽管我们都很熟悉每一种结构的作用。不论这种种做法的实际目的何在，最后必然使对话失去实际内容，从手段变成目的。同时，影响整个世界经济的实质问题的决定是在各个集团里或是在经济大国的狭窄圈子里作成的。我们并没有闭上眼睛，回避这些问题的复杂本质，也没有怀疑任何人的诚意，但我们仍不能不发现，这种行径的首要目的在于掩饰没有真正政治决心把空话变为事实和采取实际行动。

这种行径必须放弃。我们现在正处于展开实质谈判的阶段，因此，必须寻求具体的解决办法。采取拖延战术必然造成世界经济状况的进一步恶化。现在发展中国家迅速发展的进程已经缓慢下来，我们不但日益面对关系恶化的危险，而且会发生对抗的危险，这种局面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

发展中国家倡议设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委员会的动机之一是，加速世界各国循政治途径进行审议和谈判的进程，并就国际经济关系的重大问题作出结论。正是为了这个原因，在它的任务范围内特别强调：委员会——作为大会的联系中心——必须协助、提倡和促进旨在克服各技术性机关可能产生的困难的努力，从而协助和加速进行谈判和达成相互了解的进程。

明年我们将在多方面面临真正的多样的挑战。届时将举行若干重要国际会议，例如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第五届会议，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会议等。此外，我们还要解决一些重大工作，如制订八十年代的新的国际发展战略，筹备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会议等。

(南斯拉夫)

所有这些会议都可以说是不断致力解决世界经济问题和国际经济关系的延续。只有这些谈判产生积极结果时，才能够增进通过谈判解决所有问题的信心。如果做不到这点就会面临很严重的后果。

因此，委员会明年的工作重点不一定与今年的相同。它们必定有若干差异。应当在适当时机就这个问题达成协议，届时委员会的工作方案和会议时地也要作出决定。

我们希望各方面都表现出真正的政治决心，着手解决这些问题。否则，任何机关或机构，不管成员和目标何在——包括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委员会——都不能够发挥它的作用，完成它的任务。

寻求各项待决问题的实际解决办法的政治决心，是全世界朝新的国际经济关系迈进的唯一条件。这正是进行对话的目的，就是要采取全球性的办法来探求解决之道，不能靠片面的或局部的措施来解决。解决这些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这是国际关系领域内创造了争取实际解决办法的有利条件的唯一环节，从而有效促进以平等为基础的国际合作，促进扩展世界经济的新展望，归根结蒂，将有利于巩固缓和的基础，并促进采取扑灭危机焦点和解决主要国际问题的行动。这类工作，只靠一纸宣言是不济事的。必须各国具有政治决心，承担我们的共同责任，采取行动。事实上，范围这么广泛的问题，绝不能以其他方式解决。这是增强各国的和平与安全的不可缺少的先决条件。因此，这是整个国际社会最重要的政治任务。

西埃梅勒先生（象牙海岸）：大会再次在全体会议审查发展和国际经济关系问题，使人十分兴奋。但是，如果不提今日世界各国经济关系的根本观念问题，我们又如何审查这个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追求和维护国家权力优势的欲望高于一切，一意追求统治、剥削、征服和奴役别的民族；法西斯主义希特勒政权摧毁之后引起的满怀希望——追求自由、尊严和民族自决——促使人们对前此存在的各种关系，包括政治和经济关系，表示怀疑。在外国统治下获得政治解放的国家，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必须肯定其新的经济地位的觉醒。

联合国在各国争取自由的过程中站在前列，并且继续站在前列，必须对已经完全恢复主权、现在致力争取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国家作出贡献。在一九六〇年代，大多数新兴国家参加了联合国，第一个《国际发展战略》就在那时公布。但是，它的内容如何？那基本上是一个如何设想国内和国际措施的问题，这些措施如能予以执行，可使所谓发展中国家获得可观的成长速度，从而使它们最多能够维持它们与最发达国家间存在的差距保持不变。因此，予期发展中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达到起码的成长速度——因而对各部门的经济活动产生影响，发达国家向它们提供经济援助，并予期采取各种配合措施，以求世界上两大经济区能够差强人意地同时共存。

尽管国际社会作出种种努力，但是，世界经济的主要趋势本质上是富者愈富，贫者无立锥之地，并且愈演愈烈。世界上三分之二人口得到的世界生产量不到百分之二十五，其余三分之一人口却得到百分之七十五，这种现象似乎已使人类陷入绝境。《联合国第二个发展十年》终于在经过许多艰难工作之后开始了，可是，并没有带来可以矫正世界面对的这种演变的太大希望。

(象牙海岸)

一九七三至一九七四年发生的原料危机——因石油价格暴涨四倍而引起，使人们重新调查所有商品的价格——忽然促使各国注意到，尽管岁入和生活水平各有不同，大家都是患难与共的，触一发可动全身。于是，大家猛然发现相互依靠的关系，为之目瞪口呆。由于征服时代和强权高于一切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它们只好同意世界贫富悬殊的两部分应当进行对话。

大会第六届和第七届特别会议通过了《宣言》和《行动纲领》，同时，又通过了《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因而，以正义、公平和尊重一切伙伴的利益为基础的重建国际经济关系的原则得以奠定。

这样产生的《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是应该响应各国人民，包括大、小和贫富各国人民的合理愿望的。由于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已经详细讨论，我不必再详论它的内容了。可惜的是，在本组织内外最初几次会议鼓起的劲头，没有推动实际的重建经济秩序的进程。诺言迅即落空，希望变成失望。谈判不久就陷入泥淖被程序上的争论和与我们人民毫无实际关系的学术上的空论缠住了。

当前流行的主张是，既然原料危机带来的惊慌已成过去，一切危险顿时消失，我们可以安然维持到现在还发挥作用的国际经济关系的结构。

鉴于人们一再改变方向和态度，我们不禁要问：推动重建程序的政治决心还存在吗？我们能够容忍谁都知道含有爆炸性的当前局势吗？我们能够无所顾忌，甚至毫不经心地审查新的经济秩序中最基本问题的的工作从一次会议拖延到下一次会议，从一个论坛拖延到另一个论坛，从今年拖延到下一年吗？

这就是我们今天面对的问题。进行谈判和商讨的机构已经存在。其中以设在本组织最高机关里的全体委员会——由我们的兄弟伊德里斯·杰扎伊里主持，他专心致志和干练地推动工作，值得我们致敬——为最切合需要，赋予联合国系统以连行国际经济谈判的首要职务。

按照大会第32/174号决议所托付的任务，委员会的实质工作应为监督和检查就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进行谈判所达成的决定和协议的执行情况，提供谈判所需

(象牙海岸)

的推助力，以克服各种困难和鼓励谈判工作的持续，并促进和加速解决至今尚未解决的问题。

这项任务十分明确，不致有解释上的困难，也不会有重床叠屋的危险。不管那个机构促成的进展，大会都会欣然予以注意。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全体委员会等机构，为什么不能互相呼应，从而使一九八〇年的特别会议产生丰硕的成果，不致只是成为第六届和第七届特别会议的重演呢？

象牙海岸代表团鉴于各方疑虑很多，希望南北对话保持真正对话的性质，致力寻求相互了解，达成相互接受的解决办法。我们全力反对一九七四年的对抗局面。反之，我们赞成作出承担，进行积极的诚恳对话，以求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我促请各位成员继续以这种方式进行；尽管这不是轻而易举的办法，却是以最小的代价引渡我们到达安全之所的办法。

象牙海岸同七十七国集团所有成员国是患难与共的，这个集团的立场已经梅斯蒂里大使在这里雄辩地阐明。象牙海岸诚恳地希望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通过放弃使用程序战略、列明涉及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主要要素的适当谈判纲领，最重要的是重申本组织会员国一致的政治决心，不管是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也不管社会经济制度如何，一致承担采取唯一的具体措施，以改变全世界所走的不平等和不正义的危险道路。我国彻底承担促进各国建立和平关系的责任，并将在我们有限的力量范围内，专心致志地参与世界各国追求幸福和正义的工作。

尼泽穆丁先生（印度）：我们现在讨论的课题不但与大会去年所设的全体委员会必须继续存在有关，并且涉及许多发达国家消灭当前国际经济制度上的不平现象的政治决心问题。关于委员会存废的难题，只是影响国际经济关系的严重疾病的症状之一。

## (印度)

发达国家正忙于采取短期的措施，以解决一直存在的经济滞胀和失业问题。在这种过程中，它们似乎忽视了这些措施对发展中国家造成的后果。同时，它们对于贯彻执行其在联合国各种讲坛上所作承担的热情不大。

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无法就其本身的经济问题找出持久的解决办法，这毫无疑问地，使寻求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巨大、迫切问题的努力摇摆不定。就必要的经济调整的过程而言，发展中国家的牺牲更大，负荷更重。

早在一九六一年，发达国家就同意对关税及贸易总协定行动纲领作出承担，同意不对发展中国家的进口货物设置新的贸易壁垒。多年来曾屡次重申这项承担。但是，尽管如此，发达国家过去几年强迫发展中国家签订若干项限制性的双边协定，对发展中国家具有竞争优势的商品施加限制。发达国家支持保护主义的人日益众多，各种利益集团一再表示赞同采取保护主义。

对于贸易总协定第四章，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各项决定和一九七〇年代的国际发展战略所载在贸易谈判中对发展中国家给予非互惠和优惠待遇的承担，发达国家也采取退却政策。它们不但没有利用多边贸易谈判来促进发展中国家的输出货物进入发达国家市场，反之，却利用这些谈判，使减轻各项承诺成为合法化。

各类会议都完全没有认真讨论如何使亟需的资源不断地、稳定地流入发展中国家。并且以不切实际为借口，一直不对就这个课题已经提出的意见作进一步的探讨。尽管发达国家在拟订国际发展战略时作出过承诺，以国民生产总值百分之零点七作为提供官方发展援助的指标，但是，现在已经普遍予以放弃。主要的发达国家甚至反对规定指标和定立执行时限的观念。

与重建国际经济制度有关的各项主要问题的谈判，都毫无进展。发达国家不但没有对各项谈判给予必要的刺激，以求圆满达成任务，反之，它们展开了关于程序和组织问题的空洞辩论，浪费我们不少时光。

(印度)

显而易见地，它们缺乏政治决心来解决当前谈判中的各项问题和执行列入《联合国第二个发展十年》、《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所载的商定措施。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全体委员会回复常态，它是否能够按照当初设立时所定目标发挥作用，仍然很难说。

委员会去年成立时受到广泛赞扬。大家希望它发挥联合国最高机构的作用，监测、监督和促进联合国各论坛就重大国际问题展开谈判。可惜的是，进行商讨一年了还没能帮助委员会展开工作。甚至对委员会的工作程序也无法达成协议，反映出主要的发达国家不愿采取主动，以促成世界经济和国际经济关系的必要结构改革。

但是，值得相当高兴的是，由于进行了协商，委员会可能以去年九月的会议达成的共同意见为基础恢复执行职务。不过，这样只能解决程序问题，我们仍然无法处理实质问题。我们在大会就这个问题展开辩论时，顶多只能呼吁我们的发达国家伙伴，请它们发挥政治决心，以求取得成果和有意义的进展。

委员会的主要任务应当是促进其他论坛所进行的谈判，这些谈判所涉的问题已在技术一级予以充分探讨，但是，为求达成最终的解决，还必须要有高层的政治决定。委员会如要有效执行其职务，就必须要有可供使用的、十分灵活而可靠的工具去监测其他论坛的进展情况，并经常将进展情况向全体委员会提出报告，以便全体委员会能够审查谈判的情形，如果陷入僵局，就可以在政治上加以处理，以求达成协议的结论。委员会有权要求它本身的秘书处提供此种投入。因此，我国代表团希望，委员会在下届会议时将获得秘书处有效的技术支助，即编写一项文件，说明有关某些重要问题的谈判情形，查明谈判中哪些部门已陷于僵局，并明确开列各国家集团对各个问题的立场。然后委员会就可以这些研究和分析为基础进行讨论。

(印度)

委员会还可以讨论新的问题，然后把它们交给适当机构进行较详尽的研讨。我国代表团认为，连锁问题是一个好例子，这是使发展援助变成自动的和确定的几种办法之一。现在产生了一批新的特别提款权，将要分配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员国，这不正是在适当论坛恢复讨论连锁问题的大好时机吗？全体委员会可以合理地提请这些机构注意这个重要课题。委员会自然不应当取代其他机构，但是，可以通过提出新意见和对各机构的工作方向、范围和强度提供一般性批评的方式，来支助它们的工作。

我们也应当认真考虑，是否应在有必要时让代表各集团和利益的小机构协助全体委员会。可以利用这种安排作为对谈判施加压力、协助和促使其获得进展的有效办法。委员会可以设立小规模工作小组，负责就委员会所提的个别问题草拟结论和协议。

我国代表团希望，大会全体会议对这个项目进行审议，将提供委员会发挥作用和顺利展开工作的新动力。我国代表团更深信，主要的发展中国家将立下政治决心，就具体的待决问题作出现实的实质进展。否则，就没有延长全体委员会的寿命和任务的必要；全体委员会为许多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极大希望，但是，没有作出多大努力使其实现。

最后，我愿意说明，我国代表团衷心感谢委员会主席杰扎伊里先生（阿尔及利亚）。我们从开始时就深信，他对委员会的工作将有重大贡献。我们充分认识到，各方对委员会的作用逐渐取得共同意见，主要是杰扎伊里先生的功劳，因此，我们欣然与其他国家一道衷心感谢他不折不挠的努力。

主席：我现在请多米尼加共和国以拉丁美洲国家集团主席的名义发言。

埃斯基·格雷罗先生（多米尼加共和国）：我们在这个讲坛上发言有两个原因：其中之一是失望，因为我们感到出席全体会议各国对我们面临的问题缺乏了解；另一方面，我们却是乐观，因为我们认为，就必须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达成协议的



(多米尼加共和国)

时机仍然存在。当然，我们在发展领域内存在的严重歧见必须赶快消除，不能再拖延下去了。一九六〇年，大会宣布发展十年时就确认了这一点。由于原定的目标不能在十年内完成，联合国按照《宪章》第五十五条予以延长，宣布一九七〇年代为第二个发展十年。

随后几年发现，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存在的歧见无法消除，除非国际经济秩序经过若干改变。如果当前的国际经济制度继续存在，歧见就会加深，有一天可能会达到威胁国际和平的程度。

一九七四年召开的第六届特别会议念念不忘这个问题，因此制订了《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各国在《宣言》中承诺，决心紧急地为：“……建立一种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而努力，这种秩序将建立在所有国家的公正、主权平等、互相依靠、共同利益和合作的基础上，而不问它们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如何，这种秩序将纠正不平等和现存的非正义并且使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日益扩大的鸿沟有可能消除，并保证目前一代和将来世世代代在和平和正义中稳步地加速经济和社会发展。……”（大会第3201(S-VI)号决议）

第二十九届联大通过了《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创造了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有利条件，随后，大会在第七届特别会议通过了第3362(S-VII)号决议，其中制订了实现发展国际经济合作的具体措施。这项决议决定大会在一九八〇年举行特别会议，以便审查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所获进展，并设立一个全体委员会，它的职权范围除其他事项外包括给予必要的推动力以克服经济问题谈判中发生的困难。众所周知，由于产生困难，全体委员会不得不停止工作，第一次会议也难以开成。有些人认为，象全体委员会这种机构，一定不可以让它完成任务。有一个批评是，它不会有任何成效，因为讨论重要经济问题，不能摒除决定经济关系的政治背景，并且指出，它必然重复联合国为研究经济问题而设立的其他机构的工作。

这种说法并不符合当前的情况，牙买加代表曾以七十七国集团的名义明确说明，委员会的设立，在于满足国际机构体制上设立一个中央机构的需要，这种体制有权

( 多米尼加共和国 )

整理所涉的各种组成部分，以便通过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进行和促进创建以正义和平等为基础的国际经济制度。更可惜的是，全体委员会竟然受到某些概念上和语义上的指责，以致工作受到干扰。但是，无论这些指责如何复杂，如果有企求解决的诚意和愿望的话，是不难予以解说的。

正如我早先所说的，我们出席这个会议本身就反映当前的局势有些问题，我们认为我们不但是在看全体委员会今天的表现，并且也在考验我们每一个人争取改变的意愿。我们必须明确而衷诚地扪心自问，我们是否关切促进世界人民争取发展的国际合作？我们应当问问良心，看我们是否已经履行我们在大会第六届和第七届特别会议上所作的承诺，迫切谋求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建立。我们必须自问，我们是否已竭尽全力，终止一切形式的外国占领、种族歧视、种族隔离以及新、老殖民主义和外国统治与剥削？我们必须自问，我们是否已竭尽全力，在国际一级上采取消除粮食短缺的措施？我们是否已竭尽全力，改善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消除它们的贸易赤字？我们有没有避免其他国家所采对我们的生产商有害的保卫主义措施，因而防止不公平的竞争？我们应当自问，我们是否达到了改善国际货币制度的目标？达到了使发展中国家达成工业化并将其促进发展所需的技术予以转让？最后，我们应当自问，我们是否能够充分采用和实施《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

如果我们没有履行这些责任，如果确实认真渴望和平和各国人民争取发展的话，我们就应当悔悟，不能只是说“我错了”便算，还得要作出坚定不移的决定，致力打通走向实现这些理想的道路。

我们认为此刻不是责备或委过的时候，责备和委过只会加深分歧。我们认为争取和解的时机已经来临，这是提高觉醒的时候，这是必须贯彻始终，使空言化为实际行动的时候；如果没有社会正义，我们就不能高谈人权，如果还有人活活饿死，如果人的尊严遭受侵害，国与国间就不会有平等，更没有争取发展的平等机会。我们希望不要把我们所说的话看成空洞的人道主义或怜愍必理的表现。我们的立场

(多米尼加共和国)

是，正如我们从前在大会上指出的一样：各国的独立和所有民族的前途，与所有其他民族的前途有互相依靠的关系。因此，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是世界各国的责任，这项任务不能再拖延下去了。

让我们消除过去的误解，按照全人类共襄大业的精神，立刻追求适当的解决办法，以免后悔莫及。

最后，让我以我国代表团和拉丁美洲集团的名义，祝贺全体委员会主席杰扎伊里先生顺利领导委员会的工作。

赖亚力先生（中国）：中国代表团认真地听取了全体委员会主席杰扎伊里先生的讲话，梅斯蒂里大使代表七十七国集团的发言，以及其他一些国家代表的发言。我们赞同他们在讲话中对全体委员会问题采取的积极立场。

在发展中国家的倡议下，上届联大通过了32/174号决议，成立了全体委员会。根据决议的规定，这个委员会具有广泛的职权。我们认为这些职权集中到一点，就是在当前国际经济领域的重大问题上进行有意义的谈判，以谋求作出决定，促进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实现。第六届、第七届特别联大以来，改革旧的国际经济关系的斗争面临重重障碍。鉴于这一形势，发展中国家在各方面加强团结斗争的同时，认为有必要强调有关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谈判必须在联合国系统内进行，重申所有国家平等地参加决策过程，并主张联合国大会在这方面起中心作用。全体委员会就是在发展中国家这一普遍的要求下成立的。这是排除障碍、促使六届、七届特别联大决议得到切实执行的一个重要步骤。中国代表团支持了这一倡议，并积极参加了全体委员会的工作。

全体委员会成立至今已近一年，如果与会各方都具有谈判和解决重大国际经济问题的诚意，会议本应取得一些进展。但是，事实恰恰相反。超级大国不仅阻挠全体委员会在象资金转移这样的实质性问题达成协议，而且节外生枝，在委员会职权问题上进行无理纠缠，以致会议被迫中止。人们不禁回想到，去年联大，

## (中国)

发展中国家提出关于成立全体委员会的决议草案时，超级大国就故意制造困难，只是由于发展中国家坚持作出努力，它们才勉强同意。后来，它们又一再在职权问题上挑起纠纷，毫无道理地贬低、限制全体委员会的作用。一个超级大国作出种种保留，企图使全体委员会成为无所作为的空谈机构。另一个超级大国阻挠、破坏的手段更为阴险狡猾。它口头上支持，实际上破坏。它提出一个又一个借口，所谓“不要与其他机构重复”、“主要作为一九八〇年特别联大的筹备机构”等等，实质上就是要剥夺全体委员会进行谈判和作出决定的主要职权，企图使之名存实亡。

大家都清楚，当前在全体委员会问题上的争论，虽然表面上是程序问题，但从根本上说却是促进还是反对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问题。这不是偶然、孤立的现象，而是当前国际经济领域中剥削反剥削，控制反控制斗争的反映。去年联大以来，主要由于超级大国的阻挠，在有关改革国际经济关系的各项主要谈判中都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成立综合商品方案和共同基金、资金转移、改革国际货币制度、减免发展中国家债务、改善技术转让条件等一系列问题的谈判停滞不前。这一切充分表明在这一年中，超级大国维护旧的国际经济秩序，反对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顽固态度始终没有改变。

最近七十七国集团外长会议发表声明，指出了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斗争的主要障碍，提出了一系列合理的主张和建议，并表明了发展中国家通过加强他们之间的经济技术合作等集体自力更生的措施。为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作出贡献的决心，再次表达了第三世界国家坚持原则，坚持团结，坚持斗争的共同意志。对此，中国代表团表示坚决支持。

现在，由于七十七国集团又一次作出努力，使全体委员会工作的恢复有了希望。但是，全体委员会工作能否取得进展，关键还在于迫使超级大国改变态度，并且在实际行动中表现出来。

实现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道路还是长期而不平坦的，但我们相信，第三世界各国加强自己的团结、并且联合一切可能联合的力量，长期不懈地从各方面展开广泛、

(中国)

深入的斗争，就一定能够战胜各种困难和阻力，在国际经济领域中逐步实现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改革，为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大厦不断增砖添瓦。

中国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将继续和第三世界各国站在一起，并且与一切真正支持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国家合作，为促进国际经济关系中破旧立新的斗争而共同努力。

下午四时五十分散会